

附錄二：《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白話全文

(取材於本經白話譯述)

一、發菩提心品第一：

(第一分：法會的來由)

釋迦牟尼佛的弟子阿難他們說：如像下面《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所說的，是我們親自從佛陀（釋迦佛）那裡聽來的。

有一次，佛陀在舍衛國的祇樹給孤獨園那裡，與大和尚等一千二百五十人在一起。到了吃飯時，世尊(即佛陀)穿上了袈裟，拿著鉢，由祇樹給孤獨園走進舍衛大城去乞食。在城中依次乞食完畢後，又回到原處。吃過了飯，收拾好衣鉢，洗完腳，鋪好座位，坐了下來。

(第二分：須菩提請佛開示)

這時，一位德尊年長的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從自己的座位上站起來，露出右肩，右膝跪地，兩手合掌，很恭敬地向世尊報告說：希有世尊！您很關心及維護菩薩們，也很會叮嚀菩薩們。世尊！若有想要學佛的善男子或善女人，他們決定要啟發那最高的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那他或她要怎樣去安頓及安住自己？要怎樣去降伏自己的心呢？

佛說：問得好！問得好！須菩提，就像你所說的，正覺如來都很會關心及維護菩薩們，也很會叮嚀菩薩們。你現在注意聽，我應當為你們講說。各位善男子或善女人，要啟發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應該像下面這樣去安頓及安住自己的心，去降伏自己那妄動的心。

須菩提說：是的！世尊！我們很高興聽您講說！

(第三分：大乘佛法的正宗)

佛陀告訴須菩提說：諸位菩薩大菩薩，應按照我下面所說的方法去降伏妄動的心，才能啟發那大乘的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那就是去救度所有的一切眾生，如像：由卵孵化而生的鳥、龜、蛇類等的「卵生」類；由母體懷孕而生的人、畜等的「胎生」類；水中鱗介動物的魚、蝦等以及由潮濕所生生物等的「濕生」類；由蠶化為蛾、蟲化為蝶、蛆化為蠅等的「化生」類；一切有形象的「色界」類眾生；一切無形象的「無色界」類眾生；一切有意識思想的「有想」類的眾生；一切不起意識思想的「無想」類的眾生；一切既不是「有想」也不是「無想」之類的眾生。這四生九類的一切眾生我們都要救度，而且要將他們度到無餘涅槃。像這樣從事達到寂滅境界的救度，雖然滅度了那無量無數無邊那麼多的眾生，但是對救度者的我們而言，我們要覺得我們實在沒有救度眾生。為什麼呢？

這時佛陀叫著須菩提的名字說：須菩提啊！菩薩是要在救度眾生中修鍊「無相」的呀！（菩薩為什麼要作到或修鍊無相？請參註解[4]）

菩薩不能有下列的四種相，即「我」是救度者的「我相」；「你」是被救度者的「人相」；對於上述四生九類有分別心，對某類眾生成度，對某類眾生不想度，就是有「眾生相」；對於一切人、事、物、境有分別、好惡、取捨的執著，例如執著要追求長生不死的長壽，就是有「壽者相」（無四相的解讀有多種，請參本書第三分註釋解說之【5】）。菩薩如果有這四種相的一種或多種，那他就不

是在修鍊無相，那他就不是菩薩。

二、生清淨心品第二：

(第四分：高而妙的修行是無住)

接著佛又說：須菩提啊！修菩薩道的人，對於任何事物，尤其在行布施上，一定要放得開，不要讓它「住」在心中，應該無所住，更不能有任何執著。在行布施上，菩薩在心中應該沒有任何放不下的執著去行布施。所謂不執著於眼所見的色去行布施，同樣也不應該執著於耳所聞的聲、鼻所嗅的香、舌所嚐的味、身所感的觸、意所緣的法等塵相。菩薩應該像這樣不住於相去布施。為什麼呢？因為修習菩薩道的人一定要保持心中沒有任何牽掛或罣礙，要儘量作到在心中完全清淨，菩薩如果能夠像這樣不住相布施，那麼他的福報與德慧之大就不可思量了。

佛問：須菩提啊！你認為怎麼樣呢？東方天空那無邊無際的無限虛空，我們可以思量或想像有多麼廣大，多麼深遠嗎？須菩提說：不能想像出有多大！世尊！

佛又問：須菩提啊！南西北面上下四維十方的無限虛空，可以思量或想像有多麼大嗎？須菩提說：不能想像出有多大！世尊！

佛說：須菩提啊！菩薩若能不住相布施，這種福德之大，就像十方虛空那樣大，那樣的不可思量。須菩提啊！菩薩應該按照這樣的教導去修行與安住。

(第五分：按照真理來實際察看)

佛說：須菩提啊！你認為這是什麼意思呢？可以用有形有

相的色身看到如來嗎？

須菩提回答說：不可以的，世尊！是不可以用色身形相看到如來佛的，為什麼呢？因為如來所說的身相是「非相」的，並不是像一般凡夫所說的有形有相的色身身相。

接著佛又說：凡是世間所有的相，都是虛妄而不真實的。若是識破了諸相都是觀測者自己心中所現的，而自心的根源又是那「非相」的不二境界，那麼就知道甚麼是如來了。

（第六分：對於佛法生出真實信心的人是希有的）

須菩提坦白地對佛說：「世尊！您上面所說的章句，例如『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等等，這些章句眾生聽了會生真實信心嗎？」

佛告訴須菩提：「不要說沒有人信，不但現在眾生能生實信，就是如來滅後最後的第五個五百歲，時當末法之初，有持守戒律廣修福田的人，看到此經中的一章一句，便能生信心，並以此為真實妙理。你要知道，那些持戒修福的人，不只是在一佛、二佛、三佛、四佛、五佛那裡種下了善根，而是已經在無數千萬個佛那裡，種下了種種善根。他們一聽到以上的章句，甚至在一念之間便能生起一心淨信。須菩提，如來完全知道，也完全見到，那些眾生得到不可思量的福報功德。為什麼呢？因為那些眾生，已不再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並且沒有宇宙萬法的法

相，也沒有「沒有法相」的非法相。為什麼呢？這些眾生若心中取了相，即起了妄念，就著了我人眾生壽者四相的相。若取著於宇宙萬法的法相，因為法相可以看得見(被知)，即著我人眾生壽者四相的相。若取著於非法相，非法相雖然看不見(也是屬於被知)，也是著了「沒有我人眾生壽者四相」的無相之相。因此不應取著法，也不應取著非法。由於這種意義的緣故，我常說：『你們這些比丘，應當知道我說的佛法就好像用木筏渡河一樣，未渡河時不能不用船筏，如同未悟道時，不可沒有佛法。當你渡河以後，就不用船筏了，也就是到達彼岸後，即使是佛的正法都要捨去，何況不是正法的非法呢!』

(第七分：佛法是無為法，是無得也無說的)

佛說：「須菩提啊！你認為如何？如來有得到無上正等正覺嗎？如來有宣說佛法嗎？」

須菩提說：「如果我了解你所說的意思的話，沒有一定的法，名叫無上正等正覺，也沒有一定的法，是如來可說的。為什麼呢？因為如來所說的法是超越世間的法，是無上菩提法，可以証悟，不可以言說。如來所說的法，既不是法，也不是非法，法與非法都不是，都不可取。為何如此呢？一切阿羅漢、大菩薩和佛，都因他們所修的無為法不同，証悟境界也有深淺的差別，故而有聖賢等級的分別。」

(第八分：諸佛所依據的法理皆從此經出)

佛說：「須菩提啊！你認為怎麼樣？假如有人用三千大千世界那麼多的七種珍貴寶物，拿來布施，這個人獲得的福德，算是多嗎？」須菩提說：『福德很多很多！世尊！為什麼呢？因為這是有相的、有數量的布施，是福德，不是無相、不能以數量多少計的「福德性」，所以如來說這個人所得的福德很多』。

佛又說：「如果又有人，受持此金剛經，甚至受持到這經中最後的四句偈等，而且為人演說，那麼他所得到的福德性，便超過前面所說布施七寶的人的福德性。為什麼呢？須菩提！所有的諸佛及諸佛的無上正等正覺大法，都是從這本經中生出。須菩提，所謂佛法，並不是世間人用語言文字所說的佛法，而是超越世間的佛法。」】

（第九分：阿羅漢果的寂滅相是一相，是實相無相，也是「無相無不相」的一相）

佛說：「須菩提啊！下面的意思是什麼呢？須陀洹能作這樣的念頭說：我已得須陀洹的果位嗎？」須菩提說：『不！世尊！為什麼不可以呢？因為須陀洹名為入流，是向心內流，而所入之處是寂滅相，是沒有地方可入的。這不是出流，不是向心外流入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這種入流的果位即名為須陀洹。』

佛說：『須菩提啊！你看下面問題怎麼樣？斯陀含能作這樣的念頭說：我已得斯陀含果位嗎？』須菩提說：『不！世尊！為什麼不可以呢？因為斯陀含的果位是只有一次

証到寂滅境界便回到世間來，而從一切皆無的真實本體層次來看（即第七分註釋空如來藏層次來看）並沒有這名為斯陀含的一往來。」

佛說：「須菩提啊！你看下面的意思是什麼？阿那含能作這樣的念頭說：我已得阿那含果位嗎？」須菩提說：「不！世尊！為什麼不呢？因為阿那含的果位是証到寂滅境界（到了彼岸）後，便不再回到世間來（不來）的境界，而從一切皆無的真實本體層次來看（即第七分註釋空如來藏層次來看）並沒有這『不來』；如果有了這『我得阿那含果』的「不來」念頭，那就落入世間法的層次，便不是阿那含了。」

佛說：「須菩提啊！你看下面的意思是怎樣？阿羅漢能作這樣的念頭說：我已得阿羅漢道嗎？」須菩提說：「不可以！世尊！為什麼不呢？因為在實相無相之中（即是就本體層次看）實在是沒有阿羅漢之名。世尊！若是阿羅漢作這個念頭：『我已証得阿羅漢之道』，他就已經著了我人眾生壽者的四相（即已離開了實相無相的本體層次，已不在有阿羅漢果位，已不是阿羅漢）。世尊！您說我已得到無諍（不起念爭論）的正定，是人道當中的第一，也是離開一切欲望的阿羅漢中的第一位。我不作這樣的念頭：『我是離開一切欲望的阿羅漢』。世尊！我若是作這個念頭說我已得阿羅漢道，那麼，世尊就不會說須菩提是喜歡寂靜、寂滅的修行人了；因為我實際上是甚麼也沒有作，這樣才能說我須菩提是喜歡寂靜、寂滅的修行人。」

(第十分：生清淨心即是莊嚴自心的淨土)

佛告訴須菩提：「下面是什麼意思呢？我以前在然燈佛那裡，在佛法上我有沒有得到什麼法？」須菩提說：「世尊！你在然燈佛那裡，對於法實在無所得。」佛說：「須菩提啊！下面是什麼意思？菩薩有沒有把佛土莊嚴起來？」須菩提說：「沒有！世尊！為什麼呢？因為您說的莊嚴佛土，則不是莊嚴佛土，這只是假名叫做莊嚴。」

佛說：「因此，須菩提啊！各位菩薩、大菩薩，應該像這樣（說莊嚴即非莊嚴是名莊嚴）生出清淨心，不應對於色、聲、香、味、觸、法的六塵生起心念，也不應對於非色、聲、香、味、觸、法生起心念，應該由「無所住」生起清淨心」。

佛說：「須菩提啊！譬如有人，他的身體像須彌山那麼大，你認為如何？他的身體大嗎？」須菩提說：「很大！世尊！為什麼呢？因為，您說的非身，不是大身，只是名叫大身。」

第三品 般若本義：

般若可說是以無相、無住為本義的修行理趣或理念。般若波羅蜜即是經由這理趣到達菩提彼岸的方法。更具體地說，在無相之前還有「虛妄相」的理趣（在第五分裡佛陀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因此般若的理趣系統可說是虛妄相（假觀）、無相（空觀）、無住（中觀）所組成的

「一心三觀」佛法（請參第四分相關要點之[2]）。這三觀中的主體應是以無住為本義；這在本經第二品第十分佛陀曾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現在在本品第十四分裡佛陀再說『應生無所住心』，這即是強調般若本義的所在。

(第十一分：為人講說金剛經的無為法，其福德勝於以七寶布施)

佛說：「須菩提！譬如印度的恆河中所有的沙，再將此每粒沙化成一條恆河，你認為怎麼樣？這麼多恆河的所有沙數，是不是很多？」須菩提說：「非常多！世尊！這些恆河已經是多得無數，更何況其中的細沙哩！」

佛說：「須菩提！我現在真實地告訴你，如果有善男子或善女人用充滿像那麼多恆河沙數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施，所得的福德是很多嗎？」須菩提說：「非常多！世尊！」

佛告訴須菩提：「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在此經中接受、持有到四句偈等處，更為他人講說，這樣的福德勝過前面所說七寶布施的福德。」

(第十二分：尊重佛、法、僧三寶的正教)

「再說，須菩提啊！隨著本經次序講說，乃至講說到四句偈等處，便知在這講經的地方，一切世間的天、人、阿修羅，都應該供養，就像供養佛的塔廟那樣。更何況有人完全能夠受、持、讀、誦這本經。須菩提啊！應當知道這個

能受持讀誦的人，已經得到第一的、最高的希有之法。這經典所在的地方就有佛法的法寶；這地方就有佛，也就有佛寶；能受持讀誦這本經的佛弟子就是僧寶，這佛法僧三寶，應當尊重。」

(第十三分：按照這「金剛三句」的實相無相受持佛法)

這時，須菩提對佛說：「世尊！這本經應當取什麼名字呢？我們應該怎樣奉行受持？」佛告訴須菩提說：「這本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你們應當依照這名字奉行受持。為什麼呢？須菩提啊！我說般若波羅蜜，則不是般若波羅蜜。須菩提啊！你說這是甚麼意思？我有所說法嗎？」須菩提對佛說：「世尊！您沒有說什麼法？」

佛說：「須菩提啊！你認為這是甚麼意思？三千大千世界裡所有的微塵，是多是不多？」須菩提說：「很多！世尊！」佛說：「須菩提啊！所有這些微塵，如來說不是微塵，是假名微塵。如來說世界，不是世界，是假名世界。須菩提！你認為是怎麼樣？可以用三十二相看見如來嗎？」須菩提說：「不可以！世尊！為什麼呢？如來說三十二相，即不是三十二相，只是假名說是三十二相。」

佛說：「須菩提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用恆河沙那樣多的身體和生命去作布施；如果另外有人，受持這本經，乃至於受持到四句偈等處，且為他人講說，這人所得的福德更多！」

(第十四分：離卻生滅心的諸相即得不生不滅的寂滅境界)

這時，須菩提聽聞到這部《金剛經》的講說，深深地領悟到金剛經的理義與旨趣，感動得涕淚俱下，即對佛說：「希有世尊！您說這樣深奧的經典，是我得慧眼以來，從沒聽到這樣的經典。世尊！若是後來有人得聞這本經，信心純正清淨，則依般若波羅蜜，生起『實相無相』的實相。應當知道這人成就了第一希有的功德。世尊！您說的實相則是『無相無不相』的實相或非相，這也是您何以說名為實相之故。世尊！我現在聽到這樣的經典，信奉、理解、接受、持有都可說是不難。倘若將來濁世末法時期的後五百歲，有人聽聞到這本經，即能信解受持，則此人真的是第一希有之人。為什麼呢？因為這人已作到無我、人、眾生、壽者四相。為什麼是這樣？因為他已信解受持他的『我相』，即是『非我相』，他的『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也即是『非人相、非眾生相、非壽者相』了。為什麼呢？能夠離一切諸相，便可名為『諸佛』了。」

佛告訴須菩提說：「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如果後世有人聽聞這本經，不驚訝！不恐怖！不畏懼！當知這個人是十分希有。為什麼呢？須菩提！我說第一波羅蜜，即不是第一波羅蜜，只是說名為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啊！第三的忍辱波羅蜜，我說不是忍辱波羅蜜，只是說名為忍辱波羅蜜。為什麼呢？須菩提啊！例如前世我被歌利王割截身體之時，我在那時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為什麼呢？我在當時被一節一節地支解身體時，如果存有

我、人、眾生、壽者四相，必定心生瞋恨。須菩提！我又想起以前我在五百世前已修到忍辱仙人境界。在那一世也是沒有我、人、眾生、壽者四相。」

「因此，須菩提啊！菩薩的修行應該離開一切相，才能發起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不應執著於外面世界表象的形形色色而生起心念，不應執著於聲、香、味、觸、法而生起心念，應生「無所住」的心。如果心中有所執著或有所住，就違反了真諦，就應當不住或非住了。所以我說菩薩的心不應該執著於表象的形形色色而布施。須菩提！菩薩為了使一切眾生得到利益，應該像這樣不住色布施。更清楚地說，如來說的形形色色的一切諸相，都不是真實的相。如來說的一切眾生，也都不是真實的眾生。須菩提啊！如來的我是說真話的人，是說實話的人，是說本來是怎樣就說怎樣的人，是不說誑話的人，是不說與真諦不同的人。須菩提啊！我所得的法，是不著一切相的法，是無實無虛的法。」

「須菩提啊！如果菩薩心中執著於某種法去布施，就像人走進暗處，則沒有甚麼可見；如果菩薩心中不執著於法去作布施，就像人有雙目，在陽光朗照之下，能看得清清楚楚种种形形色色。」

「須菩提啊！在將來之世，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夠受持讀誦這本經，那麼他們或她們，我以佛的智慧來看，完全知道這些人，也完全看到這些人，都可成就無量無邊的功

德。」

第四品 般若廣義：

般若廣義是將般若本義推廣，在應用上這般若廣義分別在第十五、十六、十七分說明持經的功德、業障的淨除、諸法的如義等理念。如從般若本義的一心三觀來作詮釋，般若廣義即是指運用各種法門達成離相、無相、無住等至高境界的佛法。

(第十五分：持誦這本經功德無量)

佛說：「須菩提！如果有善男子或善女人，早上以相當於恆河沙數那樣多的身命來布施，中午又以相當於恆河沙數那樣多的身命來布施，下午也以相當於恆河沙數那樣多的身命來布施，像這樣一天三次，作百千萬億劫的時間，用身命來布施；如果再有聽聞這本經典，相信它而不懷疑，那麼這人所得的福德，就勝過前面所說的那位布施者。更何況書寫受持讀誦此經，並為人解說此經，這樣的人，其福德之大更不用說了。

「須菩提！簡單扼要地說，這本經具有不可思議的，不可以衡量的，沒有限量的功德。這是如來為修持大乘佛法的人所說的，也是如來為修持最上乘佛法的人所說的。如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他人解說，這樣的人如來完全知道、完全看到他們都得成就不可思議的、不可以衡量的、沒有限量的功德。這樣的人們即能承擔如來無上正等正覺的菩

提正法。為什麼呢？須菩提！如果只喜歡小乘佛法，只知自度，那麼他就會侷限於對自我、對某人、對一般眾生、對長壽者的不同看法與執著，便不能聽受這本經，更不能為人解說。

「須菩提啊！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如果有這部經在，那麼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都應該供養；應當知道凡有此經的地方，則應看成是有塔廟的地方，都應恭敬供養，作禮圍繞，用香花散佈這些地方。」

(第十六分：持誦這本經能淨除業障)

「再說，須菩提啊！善男子或善女人，受持讀誦這本經如果受到他人輕賤，持誦這本經的人的前世罪業本來他應該墮入惡道的，因為今世受人輕賤的緣故，他前世的罪業就會消滅，將來還應當得到無上正等正覺。

「須菩提！我回憶過去經過了很多劫數，在遇到然燈佛以前，曾遇過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那麼多位的諸佛，我都全部供養侍奉，沒有空過一位。如果再有人，在以後末法時期中，能受持讀誦這本經，那麼他所獲功德比我所供養諸佛功德，互相比較，他算是一百分而我是一分都不到，他千萬億分我不及一分，甚至於任何可說出的數目之一我都比不上。

「須菩提啊！在將來末法時期中，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受持讀誦這本經，那麼，他或她所得功德，就像我剛才所具

體說明的那樣。相對地，有人聽聞了之後，可能會發狂而迷亂，生起狐疑而不能相信。須菩提啊！應當知道這本經的真義是不可思議的，其果報也是不可思議的。」

(第十七分：究竟終歸是無我的)

這時，須菩提恭敬地請示佛說：「世尊！善男子或善女人，如要啟發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應當怎樣安住他或她的心呢？又怎麼能降伏妄念的心呢？」

佛告訴須菩提說：「善男子或善女人，如要啟發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應當生起這樣的心：『我應該救度一切眾生，度到寂滅境界；雖然救度了一切眾生，而實際上沒有一個眾生被救度。為什麼呢？須菩提啊！如果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就不是菩薩。這又是為什麼呢？須菩提！（從如來的不二境界本體層次來看）實在是沒有什麼法啟發起菩提心（也可從「基礎篇」第五章「富貴手公案」來看）。

「須菩提啊！你認為下面意思怎麼樣？『我在然燈佛那裡有沒有什麼法使我得到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須菩提說：「沒有！世尊！按照我所了解您所說的義理，您在然燈佛那裡，並沒有什麼法使您得到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

佛說：「就是！就是！須菩提！實在沒有什麼方法，得到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須菩提！如果我有法得到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那麼，然燈佛就不會授記給我說：『你於來

世，當得成佛，名號是釋迦牟尼』。就是因為實在是沒有方法得到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所以燃燈佛才給我說這樣的話：『你於將來世當成佛，名號是釋迦牟尼』。為什麼呢？因為如來（法身如來）的意思，就是諸法如像諸法那樣。（法身如來是不離一切諸法，隨緣不變；諸法是差別之相，如來是平等之性，平等之性，本不離差別之相）。如果有人說，如來是得了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須菩提！（他這樣說就是來自世間人的分別心，就如來來說）實際是沒有法，使佛得到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須菩提啊！如來所得的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其中是無實無虛的，是不起分別、不著相的。因此，如來說：『一切法都是佛法』。須菩提！所說的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故說名為一切法。須菩提，譬如說一個人的身體很長大」。

須菩提說：「世尊！您說人的身形高大，（從本體無相的空如來藏層次看）則不是身形高大，只是說名為身形高大」。

佛又說：「須菩提啊！菩薩也應該這樣修。若有菩薩這樣說：『我應當救度無數無量眾生』，那他就不叫菩薩了（因為他把宇宙人生看成是客觀真實存在，請參第十六分註釋解說之【4】）。為什麼呢？須菩提！（從本體無相的空如來藏層次看）實在沒有什麼法名叫菩薩。所以，我說一切法，都是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須菩提！如果菩薩這樣說：『我應當把佛土莊嚴起來』，他就不能叫做菩薩。為什麼呢？如來說莊嚴佛土，即非莊嚴，只是說名為莊嚴。須菩提！如果菩薩能通達、了悟這「無我法」，那

我說這才是真正的菩薩。」

第五品 明体:

《金剛經》說的本體應是指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的境界，《華嚴經》、《法華經》與《楞嚴經》說的本體分別是一真法界、一乘實相與空如來藏。雖然名辭用得不同，其修証方法都必然是無為法的無相、無住。由本體衍生出的宇宙萬法（即如來發心創造的不空如來藏），無一不含真如。這顯示『真如』即是「真」正「如」來遍一切處的本心。但就本體而言，這第五品的明体即以闡釋空如來藏的本體為主旨，即如第十八分說的『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第二十二分說的『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以及第二十六分說的『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等等。

(第十八分：眾生之心與佛心是同體的，應作如是觀)

佛說：『須菩提！你認為怎麼樣？我有肉眼嗎？』

須菩提說：『是的！世尊！您有肉眼。』

佛說：『須菩提！你認為怎麼樣？我有天眼嗎？』

須菩提說：『是的！世尊！您有天眼。』

佛說：『須菩提！你認為怎麼樣？我有慧眼嗎？』

須菩提說：『是的！世尊！您有慧眼。』

佛說：『須菩提！你認為怎麼樣？我有法眼嗎？』

須菩提說：『是的！世尊！是您有法眼。』

佛說：『須菩提！你認為怎麼樣？我有佛眼嗎？』

須菩提說：『是的！世尊！您有佛眼。』

佛說：『須菩提！你認為怎麼樣？恆河中所有的沙，佛說是沙嗎？』

須菩提說：『是的！世尊！佛說是沙。』

佛說：『須菩提！你認為怎麼樣？譬如一恆河中所有的沙，每粒沙比作一恆河，像這樣所有恆河中的所有沙數，佛的世界個數就像全部沙數那樣，這不是很多嗎？』須菩提說：『很多，世尊！』

佛告訴須菩提說：『那些世界中所有眾生的若干種不同的心，如來完全知道。為什麼呢？因為如來說那些心，都不是心，只是假名為心。為什麼是這樣呢？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第十九分：應以般若智慧通化法界才能得福德性)

佛說：「須菩提！你認為下面的意思怎麼樣？如果有人以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作布施，你認為這個人由於這個因緣，所得的福多不多？」須菩提說：「是的！世尊！這個人由於這種布施因緣，所得的福很多。」

佛說：「須菩提！如果福德是真實存在的，那麼我就不說得福德多。因為福德（在空如來藏的本體層次來看）是沒有的，所以我才說得到的福德多。」

(第二十分：色相皆妄，離色離相才可得真)

佛說：「須菩提！你認為下面意思怎麼樣？佛可不可以用具足三十二相的色身相見呢？」須菩提說：「不！世尊！如來不應該以具足色身相見。為什麼呢？因為您所說的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佛說：「須菩提！你認為下面的意思怎麼樣？如來可不可以用具足諸種殊勝的相相見嗎？」須菩提說：「不！世尊！如來不應該以具足諸種殊勝的相相見。為什麼呢？因為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第二十一分：如來沒有說所說的法)

佛說：「須菩提！你不要說如來我有這樣的念頭『我應當有所說法』，你不要有這看法。為什麼呢？如果有人說如來有所說法，那他就是毀謗佛，不能了解我所說的原故。須菩提！所謂說法的意思，是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這時，有大智慧的須菩提告訴佛說：「世尊！在將來世，有的眾生聽到這個無法之法，無說之說，會生起信心嗎？」佛說：「須菩提！那些眾生，即非眾生，也非不是眾生。為什麼呢？須菩提！那些眾生，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第二十二分：妙性本空，無法可得)

須菩提告訴佛說：「世尊！您得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真是沒有所得嗎？」

佛說：「正是！正是！須菩提！我對於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乃至於一點點法都沒有可得，這即是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

(第二十三分：以清淨心行諸善法)

佛再說：「須菩提！無上正等正覺之法是一切平等而沒有高下的，這樣即名叫無上正等正覺。應用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的無四相，來修持一切善法，這樣就可修得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須菩提！所謂善法，我說即非善法，這樣就名叫善法。

(第二十四分：世間福德與般若智慧是無可比喻的)

佛說：「須菩提！如果有人用如像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最高須彌山那樣多的七寶，來行布施，和另外有人受持讀誦這部般若波羅蜜經，受持讀誦到這本經的四句偈，並為他人講解宣說，那麼，所得的福德，前面的那位大善人不及後面的這位受持般若智慧的人，不及的比數是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不及一，甚至於用算數能比喻說出的數目之一都不能及。

(第二十五分：度化眾生其實無有眾生化化)

佛說：「須菩提！你認為下面的意思怎麼樣？你們不要認為我有這個念頭：『我應當度眾生』。須菩提！不要有這個念頭。為什麼呢？其實沒有眾生要如來度的。如果有眾生要如來救度，那麼，如來就存有我、人、眾生、壽者四相。須菩提！如來說『有我，即是沒有我』；而凡夫心中有相，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如來則說不是凡夫」。

(第二十六分：清淨法身是非相的)

佛說：「須菩提啊！你認為下面的意思怎麼樣？可以用三十二相來看如來嗎？」

須菩提說：「可以！可以！是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說：「須菩提！若是用三十二相來看如來，那麼世間相貌很好的轉輪聖王（國王）則是如來囉！」須菩提告訴佛說：「世尊！按照我所了解您所說的義理，是不應該以三十二相來看如來的。」這時，世尊就說了偈言：

『如果以色身的外貌見我，
以音聲來求我，
那麼這個人就是入了不正之道，
不能見到如來的本性了！』

(第二十七分：佛法法理是不說斷滅相的)

佛說：「須菩提！你如果作這樣的念頭：『如來是以不具足

相，以無相，而得無上正等正覺』。須菩提！不要有這樣看法：『如來是以不具足相的緣故，而得無上正等正覺』。須菩提！你如果作這樣的念頭，認為啟發無上正等正覺說諸法都是斷滅的，不要有這樣的念頭。為什麼呢？因為發無上正等正覺的修行人，不能說佛法是斷滅的。」

(第二十八分：菩薩應該不受、不貪福德)

佛說：「須菩提！如果菩薩以多如恆河沙數的七寶，持用布施，如果另外一位菩薩經由多次動心忍性的體驗功夫達成這「知一切法無我」的境界，那麼，後者所得的功德勝過前面菩薩所得的功德。為什麼呢？須菩提！因為所有菩薩都是不受福德的。」

須菩提問佛說：「世尊！為什麼菩薩不受福德呢？」佛說：「須菩提！菩薩對於救度眾生所作的福德，不應有貪求之心，所以說菩薩不受福德」。

(第二十九分：如來行住坐臥四種威儀的法身是寂靜的)

佛說：「須菩提！如果有人說如來好像是有來、有去、有坐、有臥，有種種威儀，這人是不了解我所說的義理。為什麼呢？如來的意思是不從那裡來，也不到那裡去，這樣才名叫如來。」

第六品 顯相達用：

從第十八分「一體同觀」至上面第二十九分「威儀寂靜」

的『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已將第五品「明體」彰顯明白了，接下來是顯相達用，顯出如夢幻泡影的虛妄相，藉以達成普度有情的大用。

(第三十分：三千大千世界為一合相，其實是無有相)

佛說：「須菩提！如果有善男子或善女人，將三千大千世界搗碎成微塵，你認為下面的意思怎麼樣？這樣的微塵眾（微塵的眾多相），其微塵數多不多？」

須菩提說：「非常多！世尊！為什麼呢？這種微塵眾，如果是實有，佛就不說是微塵眾。佛會這樣說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佛說的微塵眾，即不是微塵眾，只是假名為微塵眾。」須菩提又說：「世尊！你所說的三千大千世界，即不是世界，只是名叫世界。為什麼呢？如果世界是實有，則這三千大千世界的總合可說是一合相（一個總合的相）。那麼如來會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只是名叫一合相』」。

佛說：「須菩提！一合相，是不可說的。但是凡夫之人卻認為是實有，便貪著這一合相的種種事相」。

(第三十一分：所知所見都不生起心念)

佛說：「須菩提！如果有人說：『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這種話，須菩提！你認為怎麼樣？這個人了解我所說的義理嗎？」

須菩提說：「沒有！世尊！這個人不了解您所說的意思。為什麼呢？因為您所說的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不是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只是名叫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佛又說：「須菩提！發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的人，對於一切法都應該像這樣認知，作這樣看法，像這樣相信、了解，而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說的法相，如來說即不是法相，只是名叫法相」。

(第三十二分：應機度化亦如夢、幻、泡、影，並非真實)

佛說：「須菩提！如果有人用充滿無數量阿僧祇那麼多的世界的七寶，來持用布施；另外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啟發無上正等正覺心，受持這本經，受持至下面的四句偈等，他不但受、持、讀、誦，更為他人演說，那麼，這人所得福德（指福德性）就勝過那位布施人所得的福德。如何為他人演說這本經呢？演說的要點是『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像真如本體那樣的不動）』。為甚麼不取於相呢？因為：

凡是世間有作有為的一切法，

都如像夢、幻、泡、影一樣，

也如像露、電一樣，

應該要作這樣的看法！

佛陀講說這本經已經完畢。

長老須菩提和同時在法會中的諸位僧人、女尼、善男、信女及一切世間的天、人、阿修羅，聽完佛所說，皆大歡喜，都信、受、奉、行這《金剛般若波羅蜜經》。